

季羨林文集

第六卷

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

第六卷

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

季羨林文集

江西教育出版社

本卷责任编辑:张光璘
本卷责任编辑:刘景琳
本卷责任校对:吴明华
本卷责任印制:马正毅

季羡林文集

Jǐ Xiānlín Wénjí

第六卷:中国与东方文化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5.125 插页:8 字数:360,000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5392-1924-6/Z·6

定价:47.00元

《季羨林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季羨林

副主编

熊向东 李 铮 张光璘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李 铮 张光璘 季羨林 胡乃羽

段 晴 郭良鋈 秦光杰 钱文忠

黄宝生 蒋忠新 熊向东

策 划

杨鑫福 吴明华

责任编辑

吴明华

美术编辑

刘良德

装帧设计

陶雪华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47 年与北京大学东语系马坚教授合影，右为作者。



1948 年举办“泰戈尔绘画展”时合影，左一为作者，右六为胡适先生，右五为徐悲鸿先生，左三为朱光潜先生，后排右三为冯友兰先生。



原北京大学红楼,1946—1947 年作者曾在此居住。



原北京大学北楼,1946—1952 年作者曾在此工作。

出版说明

《季羨林文集》是 1992 年开始编辑出版的。它包括作者迄今为止的创作、评论、论文、专著和译著。依据内容或文章体裁,《季羨林文集》暂分为如下二十四卷:

第一卷:散文(一);

第二卷:散文(二);

第三卷:印度古代语言;

第四卷:中印文化关系;

第五卷:印度历史与文化;

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

第七卷:佛教;

第八卷: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第九卷:糖史(一);

第十卷:糖史(二);

第十一卷: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第十二卷:吐火罗文研究;

第十三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一);

第十四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二);

第十五卷: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一);

第十六卷: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二);

- 第十七卷:罗摩衍那(一);
第十八卷:罗摩衍那(二);
第十九卷:罗摩衍那(三);
第二十卷:罗摩衍那(四);
第二十一卷:罗摩衍那(五);
第二十二卷:罗摩衍那(六上);
第二十三卷:罗摩衍那(六下);
第二十四卷:罗摩衍那(七)。

除散文和翻译卷外,《文集》其他卷的文章均按写作或发表时间顺序排列。文章中的一些人名、地名、国名和术语,在各个时期的译法不尽相同;部分标点符号、数字用法与现行标准亦有差别,为保持原貌,均不作统一处理。《文集》的全部作品这次都经过了比较仔细的校勘,主要包括更改繁体字、异体字,订正印错的字和标点符号,规范词语的用法以及核对引文等。个别引文在国内难以找到原著,才不得不网开一面,留待今后有机会再补校。凡内容重复的文章,则保留其中最完整、周详的一篇,余者删去。

虽然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进行文章的搜集工作,但仍难免有所遗漏。如果今后发现有遗漏的文章,将随作者的新作一并收录。迫切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教和帮助。

《季羨林文集》编辑委员会

1994年12月

第六卷说明

本卷收 1946 年至 1991 年作者撰写的有关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的论文 60 篇,其中大部分论文已在报刊上发表。

《在优化选择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文,系作者与赵宝煦、罗荣渠两位先生一起参加《光明日报》社组织的“每月谈”的座谈记录,考虑到如果单独抽出作者的发言,将会影响文章的连贯性,所以将赵、罗两位先生的谈话也一并收入。

本卷中有两篇文章附有英译文:《列子与佛典》一篇系周汝昌先生翻译的;《从历史上看中国伊拉克两国的文化关系》一篇系作者参加访伊代表团访问伊拉克时,由代表团组织翻译的,译者不详。

《季羨林文集》编辑委员会

1992 年 3 月

目 录

东方语文学的重要性	1
学术研究的一块新园地	9
关于东方语文学的研究	13
近十年来德国学者研究汉学的成绩	18
东方语言学的研究与现代中国	27
《儒林外史》取材的来源	33
读马元材著《秦史纲要》	37
《列子》与佛典	
——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附英译文)	41
史学界的另一个新任务	77
最近几年来东方语文研究的情况	80
柬埔寨是我们的好邻邦	88
五四运动后四十年来中国关于亚非各国文学的介 绍和研究	92
从历史上看中国伊拉克两国的文化关系(附英译 文)	123
中国同孟加拉国的友谊源远流长	145
答《外国文学研究》杂志记者问	152

正确评价和深入研究东方文学·····	155
关于开展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及人才培养的初步意见·····	162
东方文学·····	172
敦煌舞发展前途无量·····	175
《东方文学作品选》序言·····	178
《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	181
《西藏现藏梵文贝叶经目录》序·····	203
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206
对于《梦溪笔谈校证》的一点补正·····	214
交光互影的中外文化交流·····	216
对于文化交流的一点想法·····	224
我们的封建思想包袱最重·····	228
《东方文化史话》序·····	230
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	232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263
要尊重敦煌卷子,但且莫迷信·····	267
《中国文化与宗教》序言·····	270
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	272
对当前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一点想法·····	286
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289
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复杂性	
——在“东方文化系列讲座”上的报告·····	302
《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序·····	314
《生殖崇拜文化论》序·····	316
我们的民族性出了问题·····	327
关于“奈河”的一点补充·····	329
《东方文化》丛书总序·····	330

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	334
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	337
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笔谈	353
读日本弘法大师《文镜秘府论》有感	354
在优化选择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季羨林、赵宝煦、罗荣渠谈中外文化交流	357
论《儿郎伟》	366
品《书品》	372
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	374
《上古史探索——史溯——》序	376
从中国文化特点谈王国维之死	381
再谈东方文化	385
《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序	390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间的盛衰消长问题	416
“模糊”、“分析”与“综合”	420
高举文化旗帜,统一中国	423
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南亚文化研究所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426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总序	428
“高于自然”和“咏物言志”	
——东西方思想家对某些名画评论的分歧	434
在孙子兵法与企业经营管理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	439
作诗与参禅	447

东方语文学的重要性

说到东方语文学，我们顾名思义，就会想到东方。这里所谓东方，是从欧洲人眼中看的，差不多是指整个的亚洲。但范围也不一定，有的时候大，有的时候小。譬如俄国，虽然有一多半在亚洲，通常是不算做东方的。

大概说起来，东方语文学的范围比通常所认为的东方大，因为连非洲的语文也包括在它的研究范围内。古代的埃及文，近代的亚比西尼亚和其他黑人的语文，都是欧洲东方语文学者研究的对象。但在另一方面，有的真正的东方语言，譬如说印度的梵文，在有些大学的课程里，被排在印度欧罗巴语系的比较语言学里，同希腊文，拉丁文，古斯拉夫文，北欧古文在一起。这当然有它的道理，因为梵文确是印欧语系古代重要语言之一，是现在欧洲语言的老祖宗。无论如何，我们总可以看出来。所谓东方，所谓东方语文学，范围都不能百分之百的精确地划定。

比较地说，东方语文学算是很年青的学问。因为这里面包括的语言很多，每种语言研究的历史又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在这里把研究的历史详细叙述。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东方语文的研究大半在十九世纪才开始，然而就在这一个世纪里面，在这方面努力的学者已经获得惊人的成绩，使人一看起来，觉得这种研究一定已经有了很悠长的历史，哪里会想到还不到一百年呢？就拿梵文的研究来说吧：在十九世纪初年有几个在印度服务的英国人开始注意到梵文。他们本身并不是语文学者，不过希腊文同拉丁文他

们在中学里都读过，忽然发现梵文同希腊文拉丁文有些地方很相像，于是发生了兴趣，就开始研究起来，因而就奠定了印度语文学研究的基础。后来法国学者也接踵而起，对梵文研究也有相当的贡献。在这时候，逢巧有几个年青的德国学者在法国留学，把梵文的研究带回德国去。从此以后，德国就成了梵文研究的中心。有的梵文学者把研究的范围扩大了，于是就产生了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学史和比较宗教学。同时对各种印度古代的宝藏都研究到了：四吠陀，文法学，世界最长的史诗，这些印度人认为最神秘最深奥的东西都大白于世了。德国的梵文学者在这方面始终居领导的地位，一直到十九世纪的末年。

到了十九世纪末年二十世纪初年，东方语文学的研究意外地得到一种推动力。最先英国学者 Stein 到中国的新疆去考察，在和阗附近发掘，获得了许多极珍贵的东西，他写了几部很大的著作，把他考察和研究的结果公布出来。接着是德国的学者 Le Coq 同 Grunwedel 前后几次组织考察团到新疆去，他们在 Idikutsari 发掘出很多极珍贵的东西，同时又在古庙的废墟里发现许多很有价值的壁画。在这些东西里面最有学术价值的就是许多古代手写的稿本，有的写在纸上，有的写在绢上。在这方面，俄国学者也曾参加工作，组织考察团到新疆去。Petrovski, Kumentz 同 Oldenburg 都有很重要的发现。至于法国，我们都知道伯希和曾经到敦煌去考察，把敦煌石室里的珍奇的古籍搬到法国去。这里面有中国久已失传的古书，和唐代人的手迹，比我们平常认为最珍贵的宋板价值还要高得多。伯希和捡剩下的古书还有很多，中国当时的北京政府听说了，派人去运走一部分。日本人也派人到新疆去做过发掘工作，也获得很多有价值的材料。

这些学者所发掘搜集的材料，种类当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我前面已经说过，就是手写的稿本。论内容，这些稿本大半都

是佛经的译本；有的从梵文直接译过来的，有的间接从别的文字转译的。论文字却出人意料地复杂。只就字母说，就有波罗密字、驴唇字、西藏字、栗特字和几种到现在还没有读通的字母。有的文字简直用中文作了注音符号。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欧洲学者们拿到这许多材料，虽然隐约地意识到这里面一定有无量的宝藏，但却像拿到天书一样，他们读不通，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文字。他们面对着这难关，一点也不屈服，立刻分头去研究。字母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因为里面有几种字母是他们熟悉的，譬如说波罗密字和驴唇字，他们在研究印度碑刻的时候已经认识了。但虽然认识了字母，字母组成的字他们仍然不认识。只认识字母而不能认识字有什么用处呢？所以他们仍然继续努力下去。我们都能想象到，这是一件怎样困难的工作！我们每个人差不多都有学习外国文字的经验。就拿学习英文说吧！英文在近代文字中算是最容易学的文字。我们有良好的教师，编好的字典和课本，另外还有许多课外读物。每礼拜四小时的正式上课，再加上不知多少小时的自修。就这样，学上几年，天分低的还不能离开字典自由看原文的书。倘若现在有人拿一种奇怪的我们不认识的文字给我们，这种文字的文法比英文复杂到不知多少倍，没有教师，没有字典和课本，当然更没有写好的文法，他就让我们读通这文字，请问我们怎么办呢？

在欧洲学者面前的，就是这种看来似乎毫无解决希望的工作。但他们并不气馁，他们仍然是干下去。这里的文字多，读通的过程和所费的时间都不一样，我们不能一一详叙。现在我们就拿吐火罗文的研究来作例子，说明读通一种新文字的过程。吐火罗文的稿本大半都是用波罗密字母写的，除了几个新的字母以外，读起来并不难；所以字母这一难关不久就克服了。但是吐火罗文有一个特点，它并不像现在的英文、德文每个字都是分开来写的，所有的

字母都写成一串，我们根本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分开来。这一点更增加了研究的困难。最初研究这种文字的学者，只对着一大篇字母，简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渐渐地他们发现了其中有的字很像梵文，于是就把这些字抄出来。抄的多了，在里面也就可以发现声音转变的律则。偶尔又发现了几个断片，这几个断片有别的文字的译本，于是就根据这译本把这几个断片读通，把文法构造仔细研究了一遍，立出几个假设来。再继续研究下去，或者推翻这假设，或者助成这假设，终于渐渐建立起几个很简单然而却又很基本的原则来。这些工作都有特别的困难处，一方面要小心谨慎，另一方面却又要特别机警。再说神秘一点，有的时候简直全靠运气，有些材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就这样，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吐火罗文终于研究通了。有一个学者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只要稍稍能领略其中的困难，就会觉得这句话是不过分的。

或者有人要问，读通这些文字究竟对人类文化有什么意义呢？要想回答这问题，我们要对东西学术史做一个鸟瞰。我们都知道，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学术的研究并不是平均发展的：有的时代学术研究的成绩很辉煌灿烂，有的时代却又很不振作，毫无生气。领导一个辉煌灿烂时期的，大半都是新材料的发现。尤其在精神科学的研究上，旧的材料经过长时间的钻研，各方面都研究到了，很难再有什么新的发现。倘若在这时候有新材料出现，学者们得到新的鼓舞的力量，不久就可以有惊人的成绩，开创一个新时代。这种例子太多了，我们不必舍近求远，只在中国学术史里就可以找到许多。过去的我们不必说了，只看近几十年来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我们就可以明了新材料的发现对学术研究会有多么大的影响。以前，我们中国的古史实在还没有脱离神话色彩。当然，在中国，正如在西洋，是颇有些人们相信神话的。不过这些人同真正的学

术研究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对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始终采取敌视的态度,虽然他们在内心里也未必不承认在这方面的成绩。无论怎样,我们现在真可以说,我们对商代的历史和文化有一个真确而清晰的概念了。这种研究现在还在开端,将来的成就虽然还不能预卜,只就眼前的成绩说,已经可以说是超迈前古了。而且,历史的研究不过只代表一方面,其他古文字学,古音韵学的研究也都跟了甲骨文的发现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都表现了惊人的成绩。以前不能了解的句子现在了解了,以前不能读的书现在能读了,我们真不能想象,再过一百年在这方面的研究会灿烂辉煌到什么地步!

但是,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影响是只限于中国的。新疆这几种古代语言的发现,却有世界的意义。这话似乎太空洞。我们仍然拿吐火罗文作例子来说明一下。我们都知道,印度欧罗巴语系普通分为两支:一个东支,比较语言学里的术语叫做 Satem;一个西支,在比较语言学里叫做 Centum。希腊文,拉丁文同近代的欧洲语言都属于西支;梵文,古代波斯文等属于东支。就地理说起来,这可以说是非常自然的。自从吐火罗文发现以后,这种很自然的局面有点混乱了。第一,这些学者们没有想到在中国的新疆会发现印欧语系的语言,因为现在那里流行的语言是东土耳其语。第二,即便发现了印欧语系的语言,按地理说,也应该属于东支。然而吐火罗语竟属于西支的 Centum。这样一来,他们研究的基础有点动摇了,同时他们也有了新的研究的出发点。现在还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在一群 Satem 语言里忽然出来一个 Centum 语言。这问题牵连到印度欧罗巴人种,也就是现在所谓雅利安人或白人的迁徙问题;再进一步,就关连到雅利安人原在地的的问题。这些都是目前欧洲学术界研究最用力争辩最多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在比较语言学方面,吐火罗文的发现,也引起不小的波动。以前所